



(下圖右) 松巖虎嘯：陳雋甫
畫虎，吳詠香補景
(下圖左) 松齡鶴壽：吳詠香
繪
(左圖) 陳雋甫(左) 吳詠香
(右) 夫婦合作繪畫
時留影



情藝雙修入丹青

陳隽甫

——追懷先室吳詠香女士

『畫爲文之極，字之始，非得真傳，無由知筆墨，非觀古蹟，無由悟變化，非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無由創新面目，見真性情，學者先師今人，再師古人，終師造化，以成一藝，非偶然也』。此爲黃賓虹夫子題鵬波館畫展弁言之節錄，黃師不僅畫筆渾厚，且於鑑古論畫，備具卓見，此數語固人所共知，亦人所難能也。

北平藝專傑出校友

予與內子吳詠香，同學於北平國立藝專國畫系，時民國二十三年仲秋，以前藝術學院時起學潮，校風散漫，停止招生三載，逐年結束，再派嚴智開氏長校，重新開辦，聘請國畫教授時賢碩彥，花鳥教授齊白石、王夢白，山水教授溥心畬，講師王雪濤、吳鏡汀、陳緣督、楊濟川等，入學後同學均求知若渴，好學不倦，年終學校舉行師生作品展覽會，成績斐然，極得藝術界人士讚美。

兩年後，校長易人，由趙太侔氏出任，教授亦有變動，王夢白患痔疾甚劇，始終由王雪濤代課，其後真除，陳緣督、楊濟川亦去職，增聘南

方畫家黃賓虹、汪采白二師來校，陣容益盛，學生畫風，漸趨自由。

余在入藝專前，本不識國畫之超妙，初中時代喜畫素描水彩，頗得老師贊許，高中正課雖無美術，也常課餘追隨美術老師同至郊外寫生，老師鼓勵余學西畫，惟家長及一般親友贊成余學國畫，初上課時，我祇知教授有位白石山翁，人畫俱老，其餘一無所悉，見同班諸友都略具根柢，只得加倍用功，以前素描稍有基礎，所以國畫還是偏重寫實，喜畫獅虎鷹雀之類，文人畫四君子，一時不易接受。

詠香則於入藝專以前，在天津從龔太太學過工筆，又從陳少梅學過山水，以是出手不凡，已窺門徑，在校益加用功，自入學迄畢業，始終保持第一名，是一位最傑出的女校友，余忝爲同學，自愧不如。

畢業時，經學校擇優保送至古物陳列所國畫研究院進修，詠香及余皆與焉。古物陳列所乃歷朝精華所在，名蹟之多，琳瑯滿目，錢孟材所長，顧公諸同好，創設畫院，更聘黃賓虹、張大千、于非川諸氏爲導師，親授手法，指示良多，是

時中日戰起，華北淪陷，余與詠香乃潛心古畫者三年，縱觀文華武英兩殿之珍藏，如入寶山，不問世事。

港台兩地優遊藝事

民國廿九年，岳父吳謫宸博士，由英美歸國，詠香去港省親，卅年在港開首次個展，以京朝派畫風與港九人士相見，齊、黃、溥三師均遠道題詞寄贈，爲之揄揚，面目一新，哄動藝苑，當時香港尙稱安定，文風蔚然，咸認爲詠香之畫兼具天下功力，允爲閩閩中之傑出人才。

予與詠香兩度同學，又同組畫會，結道義交，離別後，悵然若失，滯港數載，時通魚雁，情感日增，又值珍珠港事變，港滬交通梗阻，詠香父母入川，獨留香港，予乃宛轉求得堂上同意，南下往迎，備歷艱險，始得重晤，岳父母亦感予等習業志同，用情真摯，欣然應允，乃締好述。

婚後北返，常請益於諸師門下，怡情書畫，如鼓瑟琴，溥師頌其畫齋曰：「鵬波館」，取寓趙管典故以勵之。民國三十三年合展於天津永安飯店，民國三十五年畫展於青島銀行公會，均獲

好評。居平數載，老父仙逝，胞妹于歸，心無牽掛，大陸變色，相攜避難來台，卜居台北連雲街，先後信奉耶教，日常出入教會，生活粗安，心亦寧靜，予應台北師範學校之聘，任教美術科國畫課程，詠香則設帳於寓所，鬻畫課徒，引以為樂，三十八年夏與四十二年春，兩次合作畫展於台北，均有圓滿之成績。

溥師三十八年，亦自大陸渡海來台，寓台北東門區，相距密邇，四十三年溥師以家務煩累，每晨來舍書畫，近午始歸，得共晨夕者達一載，獲益良多，四十四年溥師應聘赴日韓講學一年，內子遵囑代師大課，其後溥師回國復課，內子仍被挽留，歷十年之久，在此期間，五十二年在台北舉行第三次畫展，在英國倫敦，及美國孟提克萊爾各舉行畫展一次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內子忽患乳癌，發現尚早，刀圭奏效，五十年夏又患子宮瘤，幸醫療得宜，復健甚速，對師大課業屢辭不獲，至五十六年赴美之前，始行辭職，由予承乏，此時畫益成熟，卷軸滿筐。蓋其疾少瘳，即不廢毫素，珍惜光陰，孜孜不倦，使予亦勉力步趨。

赴美操勞琴絃痛斷

內子赴美，本為探視二弟訥孫，三弟哲孫，兩家皆子女滿堂，在紐約應酬光前，顧毓秀諸先生歡迎會，面邀在聖若望大學舉行夫婦畫展，內子以旅途攜畫無多為辭，其後薛氏又以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及藝術系合作堅請，為慶祝國父誕辰，及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題，時間定在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，意義深長，規模

隆重，情不可却，全力以赴，開幕之日嘉賓畢至，內子適患感冒，仍勉力參加，且當眾揮毫助興，旋因旅途疲困，畫展操勞，癌症復發，展畢即返國，再施手術，惟體力日衰，終於民國五十九年七月七日，以併發症逝世。內子為病魔所困達十餘載，因有宗教信仰，依靠神恩，心地安詳，勝過苦難，而於藝術上享有輝煌之成就。

予與內子，學畫經歷略同，在校時有名師之指導，繼卒業於國畫研究院，有古畫之臨摹，幼而同學，壯而結褵，遍遊燕趙吳越粵台之勝景，近更略覽蘇米趙董之論說，畫風由工筆而趨寫意，由絢爛漸歸平淡。

余二人之畫所不同者，內子之畫，入學時山水花卉皆已有相當基礎，予則喜畫鳥獸，僅得其形，初猶沾沾自喜，兩年後感於補景之難，乃致力於山石花木，始略知寫意之妙趣，惟以起步稍晚，較內子謄乎其後矣。

內子山水，學於溥心畬、陳少梅、吳鏡汀諸師，略近宋人，近世畫北派者少，藝林許為難能可貴，花卉初由龔陳樂如師學工筆，繼從王雪濤、楊濟川師學沒骨法及鈎花點葉法，用筆稍放，五十以後，不耐細作，試以潑墨點水法，與沒骨花卉相融，戲為寫生，色妍墨潤，工寫兼之，山水花卉都能運用古人法度，抒寫自己稿本，頗得前輩嘉許。

予之畫以鳥獸為主，兼及山水花卉，古之寫生，獨擅氣韻，或失形象，予則力求古拙而存神似，精緻不失逸趣，工寫兼具，形神兼顧，故事倍而功半。從事筆墨四十餘年，僅略有小成耳。

生平書畫皆所酷愛，惟書法未多習摹為憾，來台後溥師諄諄指示：「汝等字畫應求平均發展，今後尙甫當致力於米襄陽諸帖，詠香多臨摹褚遂良之哀冊及枯樹賦，庶可補救」，少時用功偏忽，終不能書畫並進。

藝界筆墨應酬，在所難免，予來者不拒，率爾操觚，內子則以體弱多病婉辭，友人亦皆諒之，有時情不可却，亦不肯輕率下筆，每寫一圖，必有着精神處。

予二人功力相若，所畫略異，故常執筆合作，共商藝事，予畫鳥獸，內子補景，閨房之樂，勝於畫眉，惟先畫者雖多為主，後補成者更難，陳定山先生曾謂：「古今以來，夫婦善畫者，皆鬚眉勝於釵頭，賢如管夫人，其所傳留亦多由趙王孫補成，陳吳則反是，世有易安復生，詠香其後身歟？」

刊印畫集以償宿願

自內子去世，十載於茲，鵬波館中，形單影隻，情緒低落，頗見衰象，如今人天永隔，寰宇茫茫，更與誰徜徉湖山，怡情書畫耶？予不文，謹錄親友贈詩數則，以代哀思，吳語亭姊詩：

「有情眷屬幸終成，恩重何曾問死生，為把夜臺心事了，不知費却幾經營」。
其二：「鵬波館裏影形單，滄海曾經為水難，持謝寒修垂美意，鯉魚甘自耐宵寒」。
高越天兄詩：

「雙修福慧天偏妒，病骨暗銷綠鬢催，畫到曇花悟解脫，人生至此不須哀」，

其二：「幅幅丹青妙入神，陳郎補筆淚痕新，鷗波館裏秋燈夜，永念風華絕代人」

盧大方兄詩：

「折翼曾傷奉倩神，十年恩義記猶新

，鷗波館靜丹青在，尺幅能留萬古春」

其二。「當時福慧羨雙修，管趙齊名孰與儔，今日藝壇添韻事。清名妙繪各千秋。」

去年民國六十九年庚申七月，已是內子逝世十週年矣。承國泰美術館邀請舉行紀念畫展匝月

，重檢遺作，不禁愴然，年來內子作品，頗多友好求讓者，友生借稿未歸者，亦有失竊者。自藏作品已無多，今擇其尤者，連同拙作三十幅，合印一冊鷗波館畫集行世，以資紀念。

內子在世之日，予曾提議刊印畫集事，內子秉性謙沖，自謂六十歲以前，吾儕用功雖勤，所畫正在醞釀求變之時，當再俟數載，可有創作。不意其壽不永，僅享年五十九歲。今畫集之事，自責無旁貸，內子逝世週年之期，於歷史博物館舉行畫展，印行遺作展紀念冊小本，內容偏重悼

文。民國六十二年夏，內子逝世三週年，再展覽於省立博物館。出版吳詠香教授畫集，由中華彩色印刷公司承印，當時彩印僅半，尙稱精良，今十週年紀念畫展影印之事，予始終兢兢業業，不敢掉以輕心，猶恐不足以副內子之期望。蓋其一生，處處認真，凡事求其盡善盡美，幸誼女陳怡，對於印刷設計頗有心得，特自美歸國，助我籌備畫展，及影印畫集事宜，情意可感。此集共六十餘幅，全部彩印，已盡予最大之能力，自覺差強人意，謹敘此文，以告慰愛妻在天之靈。

成

語

追

踪

(七)

何 宇 白

風部——風

「風」，因冷熱脹縮而流動的空氣，引伸而指社會的風氣，如：風俗；指病名，如：中風；指景象，如：風景；指人的態度，如：風度——以上均用作名詞，但有時則用作動詞，如：風化；如春風風（吹）人。也有把它當形容詞用的，如：風行全國；當副詞用的，如：風聞。此外它與諷刺的諷相通，歷史上也有此姓，如：黃帝時有位大臣，就叫風后。

由於風之一字用法甚廣，相應地，以它起頭的成語非常之多，茲逐一簡述其喻義與出處如次——

「風木之悲」，喻父母死不得孝養。又稱之為風樹之悲，典出「韓詩外傳」，孔子誠他

的弟子，他說曾在途中遇見了名叫皋魚的一位孝子，爲了親亡而哭得甚爲悽楚，並對孔子說，他以圖功名，結交朋友而忽略了奉養雙親，正如：「樹欲動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，往而不可見者親也！吾請從此辭矣」。他立槁而死。因之風木或風樹之悲，便通用作不獲盡孝父母的婉辭。「書言故事」：「答人慰喪，曰不勝風木之悲」。「陸游·焚黃詩」——「早歲已與風木歎，餘生永廢蓼莪詩。」

「風中殘燭」，喻殘年及危險之事，猶如燃在風中之燭，隨時都有熄掉的可能「通俗編」：杜甫詩注，阮瞻九日會親友曰——「人生如風中燭，不知明年此日再開此會，誰是強健？」

「與「風燭殘年」義同。

「風不鳴枝」喻世事太平。「論衡」：「

太平之世，五日一風，十日一雨，風不鳴枝，雨不破塊。」

「風月玄度」喻清廉人士，或喻與人疎闊，前者出自「世說新語」：「劉尹曰，清風明月，令人思玄度，」後喻出自「書言故事」——「敝閑闌曰風月思玄度」。

「風平浪靜」喻平靜無事，猶如海上無風浪。「華海花」曾作如此引用：「出口後，一路風平浪靜，依着歐亞航路進行。」

「風帆上下」形容來往船舶之多。「杜甫詩」：「欲側風帆滿，微浪水驛孤。」

「風行一時」喻勢盛，語出「後漢書臧宮傳贊」：

「電掃羣孽，風行巴梁。」因此引伸，喻流行之廣速。